

孤独可以让心灵自由飞翔，让思维得以跳跃，就像天上飘浮的云，自由自在。

热线 86901890



木棉花开(八十五)

不惑/文

说话间，已经到了木棉家。冬生在看央视戏剧频道，正摇头晃脑地跟着剧中演员哼唱，老三加入后，两兄弟便边看电视边唠家常。

大年初四开始走亲访友，上门拜年，春节就在吃吃喝喝中过去了。

归校的日子，木棉依旧是一个人骑着自行车驮着被褥和行李，独立生活了这么多年，她早已经学会在某个时间安排某件事情了。

第一天，交寒假作业，课堂上，每个任课老师都发了不同程度的火，因为不少学生作业没有完成或偷懒了，木棉感觉今天可以命名为“怒发冲冠日”。

班主任蒋先生的过分儒雅终究镇不住这帮朝气蓬勃得直冲云霄的少男少女，班级“民主化”空前泛滥，上课发言积极得盖过了讲课的声音，文科班的名号在校园里更响亮了。

历史老师第二次被气跑了，课堂荒着，班长项剑锋和团支书木棉只好让同学们先自学着，他俩去办公室把陈先生请回来。

到了办公室，项剑锋和木棉还没开口，陈先生就知道他们的用意，于是开始吐槽，从菜市场般的课堂纪律说到鬼画符一样的作业，再说到看了之后令人血压飙升的考试结果。项剑锋和木棉一个劲地替同学们赔礼道歉，然后小心翼翼地说：“陈先生，您大人有大量，为了大局考虑，为了不辱没您这么多年来教学上的名声，请您务必消消气，多保重，并且再给我们一次改过自新的机会！”等陈先生终于答应下来，走进教室，下课铃就欢快地唱起了歌。

数学老师摔三角板和圆规的次数越来越频繁了。化学老师本来地方支援中央的头发掉得更厉害了。英语课上，许多同学真的把自己当成了老外，用边远山区的口音挑战英语老师的正宗伦敦腔，英语老师终于觉得自己才疏学浅，自己这尊“小佛”在文科班这个“大庙”里待不下去了。唯独语文老师周清廉的课还是文学气息浓厚，一如既往地吸引人，只有在他的课堂上，高三（5）班的同学们才会出现正常人类的样子。

陈牡丹第N次在课堂上看言情小说被逮住后，班主任蒋先生终于不顾自己的形象，大发雷霆，拍着桌子对她吼道：“你到底还要不要考大学？你再这样下去，不仅自己没有前途，也会影响前后桌，还会拖累同桌木棉！”

牡丹在家被父母视为掌中宝，哪里挨过这种批评，受过这种气？倔强的她一怒之下就将自己的桌子搬到教室最后一排，干脆我行我素，懒得接受管制，气得蒋先生直接无视她的存在。

会考临近，只要每门成绩达到D，就可以顺利毕业。对于一批等着拿到毕业证书就离校的学生而言，他们的心早已经毕业。于是，夜里偷跑出去的人渐渐多了起来，甚至白天课余饭后，也会有一些男生在寝室里聚众赌博。

林洋在班里成绩优秀，但他从娘胎里就带了摸牌的基因，赌技一向高明。平时他遵纪守法，对老师很尊敬，在同学中也极有人缘。不过有些事也恰恰败在他的人缘上，他班上有几个不爱学习的，刚好某日饭后在寝室里玩牌赌钱，人教不够，偏要拉着林洋。林洋拗不过，答应玩两把就回教室，结果被学校的值周老师巡视时逮住了。

在学校里聚赌，第几次了？政教主任开始审林洋。

第一次。林洋低着头，他说的是实话。

你说你成绩不赖，平时也挺讨人喜欢，怎么就这么糊涂？政教主任气得脸都绿了，这样的严重违纪行为，是要处分的！临毕业了搞出这么个事情，你看看

（未完待续）

采菱女

江文辉/文

印象中，老家人对水菱的喜爱，不单停留在嘴皮子上。道听途说间，我知道早在很久以前老家这方土地就有了养水菱的事。清明而下，秋分而成，晚稻农忙，别腰以食。爷爷说，这可是旧时代最具小资生活的“零食”了。

而这养水菱，我只听说，从未所见，更甭提所谓“微风吹棹歌，日暮相容与；采采不能归，望望方延伫”的采菱场景了。

此前，我着手编修《箬横地名简略》。在问及双透村村情时，无意间获知这里有农户在养菱。可惜的是，压根没有好好正面接触，便悻悻而归。

但我与采菱那种莫名的缘分似乎始终存在。这不，当文友姚君相邀时，我不禁心血来潮。来得早，不如赶得巧。在多方的帮助下，我们一行驱车来到了那片水菱地。

那水菱地，四周有堤，中有横纵垄道，足三米宽余，道之左右，分隔塘区。远远望去，那一丘丘种植塘像被量器精密隔离。水菱塘里，碧绿的菱盘相互挨在一起，似有交谈，又在闹气，或叠叶相交，有田螺爬身；或根系相杂，有鱼虾迷藏。满塘的光景，在阳光的映照下熠熠生辉，仿若布告众生，即有仙家乘云而至一般。

我，深深地吸一口气。这气，比上次匆匆而来、又匆匆而去，来得更猛烈些。可能是过于享受了，菱农朱先生到了跟前，我也不甚理会。在朱先生的带领下，我们沿垄道前行。突然，百余亩外的十来方水菱塘区里，竟有采菱女在采摘。

可能是受外界惊扰缘故，她们齐刷刷地抬起头，或左顾，亦右盼，不禁打量起来，俨然是为休息找个借口，徒争口舌之快。这是我平生第一次见采菱，与我印象中妙龄少女拾珠玑大相径庭，虽格格不入、略有怅惘，但却生出敬意。

喏，你看！半腰及身的水塘中，她们身在前，桶在后，俨然是熟门熟路的行家里手，双手轻轻一拨，菱盘自然撒手，盘落其手，翻身其下，顺根旁支脉，轻轻一摘，水菱即得，再轻轻一捋，又得水菱。这娴熟的动作，像是流水线上的切刀，丝毫不差，直教我等生人惊羡之余，又生下塘体验之意。

的确，与姚君同来的徐君当即忍不住了。他胆子颇大，向菱农朱先生借了连身防水衣。他说，搞摄影的，就应当近距离接触生活。我，自然佩服！

在众人的注视下，徐君徐徐下塘。结果，还没踩稳，他险些连人带机摔下去，直乐得在旁的采菱女们咯咯大笑起来。一采菱女似乎认得我，私下走了过来，问道，你们这群小后生，跟猴子一样的，到这来，即便是孙悟空也会变成猪八戒了。

一番数落后，采菱女干脆抛来现摘的水菱。快吃吧！吃了可以补身子，别再摔了。说罢，两百来亩的水菱塘间，响起如雷般的笑声，俨然是空中之音，甚有彻骨之力道。

我，自然地羞涩起来，拿捏住多年来的馋心，违心地摆了摆手。

采菱女，多为五六十岁的妇女，却个个有二三十岁的妙心。菱农朱先生说，你还算好的了，换作别人，早早灰溜溜地跑了。对此，我忽有余光中“人生需要出走”之感，要有生活“恣观”之慨，更有生命“壮游”之志，以达“心凝形释，与万化冥合”之效。

我，终于“暴露”了自己，不自觉间当着采菱女拾起地上的生水菱，轻轻一咬，破壳挤肉；口鼻间，香味若隐若现，有薄荷流水之容与，亦有山竹滚石之洒脱。换言之，绝无拘束地吃水菱，毫无羁绊地赏水菱，倍尝万千余兴，唯有此间真情。

恍恍惚惚，半日已过。临行前，采菱女纷纷离了水菱塘，端坐在临时棚间，拿着从家中带来的午餐，客气地告别：“要在这里吃点吗？下次一定要记得再来！”

我，及姚君、徐君见状，还是决定灰溜溜地走了。

穿裤子的云

胡不归/文

著名诗人马雅可夫斯基在列车里构思一首长诗，他心不在焉地盯着对面的一位姑娘发呆。那姑娘惊慌失措，马雅可夫斯基赶紧声明：“我不是男人，我是穿裤子的云。”

当第一次读到这个故事的时候，我是会心地笑了。只有像马雅可夫斯基这样的诗人才会有这样的辩解。我不知道当时那位姑娘是怎样的花容失色，听了诗人的声明又是怎样的表情和反应。她是否会大骂马雅可夫斯基是疯子、流氓、神经病、伪君子？这一切我都无从得知。诗人只想说明他对姑娘没有恶意，让姑娘放心。姑娘哪里知道，那双盯着自己的眼睛早已穿透世俗的思维到达诗意的天空，“云”的意象就从诗人嘴里脱口而出。但姑娘能明白他的意图吗？诗人以诗意的语言来处理世俗的麻烦并不能真正解决问题，他极力把自己从男人的群体中剥离出来，以显示自己的与众不同，可他又不能将自己和男人的概念彻底区分以得到别人的理解，他的辩解也显得那样的无力，从中可以看出诗人当时的孤独、无助。当诗意图碰触世俗，当深沉遭遇肤浅。

有梦想的文人太孤独。他们独特的理念、超前的意识、无用的风雅往往不被人理解，只能我行我素，独撑一片天空，化为一片飘荡的云，追求高洁的意趣。因为过于高洁，往往遭受他人的鄙视、嫉妒甚至打击。等提倡“美政”的屈原终于明白了“路漫漫其修远兮”之后，发现无路可走，于是自沉于汨罗江。2200年后，清华导师王国维揣一纸“五十之年，只欠一死”。经此世变，义无再辱，遗书自沉于昆明湖，为传统文化做最后的祭奠。又39年后，老舍因不堪忍受暴力批斗，举目四望无一人是知音，在北京太平湖投湖自尽。举世皆浊我独清，众人皆醉我独醒，是怎样的走投无路，是怎样的梦想幻灭，才会做出这样决绝的举动，不谅解这个世界，用死亡表明心迹。我想他们在走向水面之前一定会发出陈子昂“前不见古人，后不见来者”的旷古呐喊。诗人的悲怆似乎早已注定，飘逸如李白也曾经“举杯邀明月，和月亮与影子推杯换盏”，更不必说杜甫颠沛流离寄人篱下的晚年生活。阮籍耽于酒，嵇康爱打铁，世有几人能看出他们真正的用意，能体谅他们内心的孤独？想到这些，真不得不为他们掬一把泪。

但孤独者怀抱“真理往往掌握在少数人手中”的利剑，想在时代画出优美的弧线，想在历史留下自己的痕迹。他们昂首向前，踽踽独行，衣袂飘飘，目光如炬。因为有梦，所以超脱，随便走几步就成了时代的标杆。

孤独其实并不孤单，孔子说“德不孤必有邻”，傅雷说“赤子孤独了会创造一个世界”，无数有梦想的志同道合者即使时空隔绝，心灵也始终紧密相连，他们打破所有壁垒，折射出一道道思想光芒，创造出精神天堂，绚丽人类文化。所以他们身处斗室而精神饱满，身陷囹圄也不坠心志。

孤独可以让心灵自由飞翔，让思维得以跳跃，就像天上飘浮的云，自由自在。孤独者多有创造行为，他们独树一帜，处处领先一步，不被理解又何妨？从这个意义上说，孤独者就是时代的开拓者。

穿裤子的云，多么美妙的比喻！

绝处逢生第五章 忐忑不安（下）

江鑫荣/文

薛承说：“感谢彭总信任。万和园项目说大不大，说小也不小，对此虎视眈眈的企业也有好几家。在资历和实力上，宏远集团算得上翘楚，就算争到最后，是我们公司拿下了项目，外界也绝不会有任何异议，大家都会认为这是实至名归的事情。”

薛总分析得有道理，但为了防范暗箱操作这类事情发生，现在的投标制度越来越透明，监管越来越严格，要求越来越苛刻。你可能有所不知，在万和园工程立项之初，总部就三令五申地要求我们把好关，千万不能有徇私行为，还推出了相对应的问责制，你说这不是给我们戴上了一个紧箍咒吗？”彭建辉苦着脸说，尽显无奈之举。

自古以来，不管是封建体制的朝廷还是现代社会的机构，都想严律法律，构想成立一个廉洁的管理部门。但这只限于美好的遐想中，政商界存在的互惠互利的规则毕竟滋生了几千年，不管使出何种管理手段，结果还不是千篇一律。薛承立马辩驳道：“当然，表面文章我们必定会做足的，请彭总放一万个心。宏远集团是数一数二的特级企业，像万和园这样的中等项目，就算让我们中标了也不足为怪，只要彭总再助推一把，那不是顺理成章的事情吗？”

就宏远集团的资质和实力而言，那绝对是足够了，把工程交给你们，大家也都会落得个心安理得。彭建辉笑着，却是一副皮笑肉不笑的模样。

既然如此，那请彭总对我们倾力相助。薛承真诚地说。

薛总三顾草庐，秉持诚意，那我自当尽力而为。彭建辉笑道，而后又略显为难地补了一句：“但这事能否成功，还需要综合其他方面的因素，希望你能理解。”

薛承立即承诺道：“请彭总放心，我们一定会办得妥妥帖帖，绝不会出现半点差池。”

彭建辉笑而不语，开始提壶泡茶。

薛承想着把这件事的经过告知喻婧，转而又觉得没有必要，他这几天跟彭建辉过了几招，这会儿连自己都心里没底了。彭建辉的城府太深，行事上模棱两可，让他捉摸不透，他索性对喻婧说：“彭建辉应该不成问题。”

喻婧觉得是个好消息，心里犹如吹过了一阵春风，嘴角不自觉地扬起，那么范杰呢，他不会将我们军吧？

他是我们的引路人。

当薛承听到喻婧提起范杰，又忍不住回想起与范杰会面的情形，他现在努力回忆与这两个人相处的每一个场景，甚至每一帧表情，尽可能地读出他们俩藏在心里的真实想法。在跟彭建辉初次交谈的当天，薛承出来后就直奔范杰的办公室。范杰跟彭建辉的性格迥然不同，彭建辉是笑面虎一类，范杰则是从骨子里透出一股傲气，有种拒人千里的感觉。

薛承的拜访，并未让他感到惊讶，也未让他表现出该有的热情。薛承从侧面打听过范杰的个性，比较盛气凌人，可能源自他优越的家庭环境。别人会觉得范杰高高在上，不好相处，而薛承认为他的这种性格，反而更容易接近他。范杰底子好，自身优秀，三十出头已经身居要职，所以桀骜一点再正常不过。像这样的人外表冰冷，说不定内心就藏着火热，只要碰到志同道合的人，很可能一见如故，快速变为知心朋友。

薛承见到范杰时，没有过度贴着热脸去讨好他，范经理，初次拜访，打扰了。

范杰在一次建工局的会议上与薛承有过一面之缘，还聊过几句，因而对他的印象不坏。他带了点笑容说：“薛总，客气了。”

薛承不想推杯换盏式说话，直言道：“我这次来想请范总帮个忙。”

范杰笑了笑，“不知何事？”

范总年轻有为，在万和园项目上有着举足轻重的决策权，我今天是替叶总向你问好，请你继续帮助我们拿下这个工程。薛承知道范杰跟叶亦双有过私下联络，便故意提起她，希望能够利用好这层关系。

叶亦双确实找过我几次，我对她的印象还算深刻。范杰淡淡地说。

因为事发突然，只能由我代她过来拜访你。薛承说。

我听说她出了车祸，但愿她能尽早康复。

谢谢。薛承说。

你说的这件事，我心里有数了，不过万和园项目不是我一个人能做主，还需要其他人支持。范杰说得很简短，但是话却很中肯。他想了几秒，又笑着说：“我们这些奋斗在一线的工程师，事情太多，难免招呼不周。改天得空了，可以多聊几句。”

薛承立马就明白了范杰的话意，客套几句就赶紧离去。没过几天，他安排了一场晚宴，并邀请了纪凡等几个建筑圈外的好友作陪。范杰接到邀请，没有丝毫推托，欣然赴宴。当晚几个人谈天说地，非常尽兴，薛承在宴席上对万和园项目只字未提，而且作陪嘉宾们也对房产行业三缄其口，好像今晚的宴会就是为了结交朋友而设的。就在宴席结束之际，范杰半醉半醒地对薛承低声说道：“我这边的事情不会给你添堵的。”

（未完待续）